

成都话的/-en/、/-an/在重庆话中的语音对应^①

周 岷^②

摘 要 成都话中的/en/、/an/两个韵母，重庆人听起来成了单元音。本文从这个现象入手，借助实验语音学方法，分析成渝两地元音和韵尾的区别，阐释成渝两地方言由于语音特征不同而形成的音位对应错位。

关键词 重庆话；成都话；语音差异；音位对应

① 资助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课题“岷江流域方言字汇”，项目号17FYY004。四川省社会科学高水平研究团队“四川方言与地域文化”研究。本文曾在四川省语言学会第19次年会（四川自贡，2017年10月）上宣读，本次发表有修改。

② 作者简介：周岷（1983—），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语言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语音学、音系学及方言学。

一、问题的提出

重庆、成都是我国西南地区的两大重镇。1997年，重庆市脱离四川省，成为我国继北京、上海、天津之后的第四个直辖市。随着政治地位的提高，重庆的经济发展势头迅猛，重庆方言的地位也随之提高。近些年来，重庆话已逐渐成为川渝地区最强势的方言。重庆话和成都话都属于西南官话成渝片，彼此关系紧密。但方言之间的些许差异都会被母语者察觉。成都话的发音常常是重庆人茶余饭后用来消遣的话题。最常见的两个例子：重庆人会讲成都人口中的“成都”是“侧 [tse²]^①都”；还经常模仿成都人听起来很别扭的口音说：“老板 [pe³]，来三 [se¹] 个三 [se¹] 两蛋 [te⁴] 炒饭 [fe⁴]”，并说“成都人都是这样说的”。而大部分成都人则不认为这是地道的成都口音。那么，重庆话和成都话之间的上述语音差别究竟在哪里？

二、成都话和重庆话的语音

重庆人口中的成都话为什么会不地道？重庆人对成都话是怎样形成误听的？

根据郝锡炯等（1960）的《四川方言音系》，成都话有19个声母（不含零声母），重庆话有18个声母（不含零声母），除

^① 本文语音标写，在国际音标后面用上标的1、2、3、4分别代表成渝方言中的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四个调类。

了 [ŋ] 声母是成都话独有的外, [p]、[p^h]、[m]、[f]、[t]、[t^h]、[n]、[ts]、[ts^h]、[s]、[z]、[tɕ]、[tɕ^h]、[ç]、[k]、[k^h]、[x]、[ŋ] 这 18 组声母均为成都话和重庆话共有^{[1]14,23;[2]3}。韵母方面, 成都话有 36 组韵母, 重庆话有 37 组韵母, 除 [yu] (如“欲”“局”等字的韵母) 是重庆话独有的外, 重庆话的其他 36 组韵母与成都话的 36 组韵母对应, 仅有细微的区别: 重庆话中的 [yi] 韵母对应成都话中的 [y]; 重庆话中的 [an]、[uan]、[ien]、[yen] 等韵母分别对应成都话中的 [aⁿ]、[uaⁿ]、[ieⁿ]、[yeⁿ] 等韵母^{[1]39-48}。声调方面, 成都话和重庆话均有阴平、阳平、上声以及去声四个调类, 仅在调值上有细微差别: 重庆话的上声调为 42, 成都话为 53; 重庆话去声调为 214, 成都话为 213^{[1]64}。

杨时逢 (1984) 的《四川方言调查报告》记录的重庆话分江北、巴县两点, 其中江北点有 19 个声母 (不含零声母), 有声母 [ŋ]; 巴县点有 18 个声母 (不含零声母), 没有声母 [ŋ]。韵母方面, 江北点有 37 组韵母, 有韵母 [yu]; 巴县点亦有 37 组韵母, 没有韵母 [yu], 但是有韵母 [iu]。《四川方言调查报告》记录的成都话有声母 19 个, 韵母 36 组, 与《四川方言音系》的记录基本一致。在具体音值差别方面, 《四川方言调查报告》体现了成都话的 [y] 韵母和重庆话 (江北、巴县) 的 [yi] 韵母的差别。但是, 重庆话 (江北、巴县) 中的 [an]、[uan]、[ien]、[yen] 等韵母与成都话中的这些韵母一致, 没有具体音值的区别。此外, 在声调方面, 重庆话 (江北、巴县) 和成都话均有 4 个调类, 与《四川方言音系》记录的情况一致^{[3]209-240}。

由此可见, 无论从《四川方言音系》还是《四川方言调查报告》的记录来看, 重庆话和成都话的语音系统差别都很小。翟时雨 (1999) 认为, 除个别细微差别外, 成都话和重庆话的

语音系统基本相同，二者都代表了“新派四川方言”^{[4]15}。周及徐（2012）则认为，重庆话和成都话的语音相似度与周围方言相比最高，达到了92%^{[5]101}。

既然在语音方面重庆话与成都话如此接近，为什么重庆人不能准确地模仿成都话呢？弗利奇 Flege（1987）提出的“语音习得模式（speech learning model）”根据两种语言语音的相似度将外语语音分为三类：“相同音（identical phones）”、“相似音（similar phones）”以及“陌生音（new phones）”。“语音习得模式”认为，外语学习中，对“相同音”的学习最容易，其次是“陌生音”，最难学习的是“相似音”^{[6]65}。事实上，方言语音的模仿与外语语音的习得类似，越是很接近的语言或方言，就越不容易习得。重庆话与成都话在语音方面如此之接近，重庆人在学说成都话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相似音”。那么，重庆话和成都话中究竟存在哪些“相似音”呢？

三、为什么重庆人会把成都话 [en] 当作 [e]？

有一个普遍的语音现象：一个音节中元音后的辅音总是处于逐渐减弱阶段，往往不是一个完全的过程。现代汉语普通话（以及绝大部分官话区方言）的两个鼻辅音韵尾：舌尖鼻音 [n] 和软腭鼻音 [ŋ]，发音都比较弱，甚至不完全。“……鼻音尾有时仅仅表现为对主要元音的鼻化，而不表现为鼻辅音。”^{[7]197}

甄尚灵（1983）根据四川地区鼻音尾在实际发音时的情况将四川地区的方言分为三类：第一类，以重庆为代表的川东片。这部分地区 [an]、[uan]、[iɛn]、[yɛn] 四韵母基本都能保持完整的鼻音韵尾 -n，发音时“舌尖着实抵齿龈”。第二类，以成都为代表的川西片，这部分地区 [an]、[uan]、[iɛn]、

[yɛn] 鼻音尾弱化，部分丢失，实际发音为 [aⁿ]、[uaⁿ]、[iɛⁿ]、[yɛⁿ]，发音时“舌尖只作势不抵齿龈”。第三类，以乐山为代表的川南片，这部分地区 [an]、[uan]、[iɛn]、[yɛn] 鼻音尾进一步弱化，几乎完全丢失，实际发音为 [ā]、[uā]、[iē]、[yē]，发音时“元音鼻化”。而现在，四川一些地方的方言甚至已经完全丢失了鼻音尾，比如乐山、洪雅地区会把 [iɛn]、[yɛn] 两个韵母读成 [ie]、[ye]，如将“边”读成 [pie]，将“捐”读成 [tɕye]，成了纯粹的口音。^{[8]241-242}

然而，川东地区的典型代表重庆话完整地保留了鼻音韵尾。在他们看来，无论是川西地区的部分弱化，还是川南地区的丢失，都是一种类型：重庆人听感中的鼻音尾弱化等同鼻音尾丢失，即 [aⁿ] = [ā] 或 [a]、[uaⁿ] = [uā] 或 [ua]、[iɛⁿ] = [iɛ] 或 [ie]、[yɛⁿ] = [yɛ] 或 [ye]。

以此类推，在“成都”一词中，重庆人的听感将成都话的“成”[ts^heⁿ²] 归纳为 [ts^he²]，听起来鼻音尾也丢失了，所以为“侧 [ts^he²] 都”，将相似音归类入近似的音。这是不同语言或方言的人学习其他语言或方言发音时的常见错误。

四、为什么重庆人会把成都话 [an] 当作 [e]?

回到之前那个例子——“老板，来三个三两蛋炒饭”。这短短的十个音节中，有五个音节都包含韵母/an/。可见，重庆人认为，他们口中的/an/韵母和成都话的/an/韵母区别很大。这个例子说明，除鼻音尾差别之外，成都话与重庆话的 [an] 韵母还另有差别。

(一) 成都话 [a] 元音高化?

从听感上讲, 很多人都能体会成渝两地的方言确实在 [an] 韵母上存在较大的差别。重庆话中的 [an] 韵母鼻音尾为完整发音, 而成都话中的 [an] 韵母鼻尾部分丢失, 读为 [aⁿ] ^{[8]241}。而根据前文的讨论, 以重庆人的听感, 他们会将 [aⁿ] 等同于 [ã] 甚至是 [a]。那么, 重庆人在模仿成都话时, 应该将“蛋炒饭”读作 [ta²¹³] [ts^hau⁴²] [fa²¹³] (“大炒饭”, 最后一个字读成去声) 之类。然而, 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可见, 用鼻尾的差别和错误的类推还不能解释这一现象, 除了鼻尾的差别, 成都话与重庆话的 [an] 韵母还存在其他区别。

有研究指出, 成都话的 [an] 韵母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 其主元音经历了一次高化的过程, 起初高化为 [æ], 进而再高化为 [ɛ], 经历了如下音变: [an] > [æn] > [ɛn]。^{[9]73} 重庆人在模仿成都话的/an/ [ɛn] 韵母发音时, 由于重庆话中无 [ɛn], 就又存在一个将其归入重庆话的哪一音位的问题。为什么在成都人看来, 他们还是模仿得一点儿也不像呢? 这不仅是由于他们将成都话中的 [æⁿ] 或 [ɛⁿ] 读成了无鼻音尾的 [æ] 或 [ɛ], 而且重庆话中的音位/an/的音值还有不同。

(二) 重庆话 [an] 韵混入 [aŋ] 韵?

有人认为, 重庆话的 [an] 韵母发音靠后, 鼻音尾更像是舌面后鼻音(后鼻音), 即更像是 [aŋ]。这样一来似乎也就解决了成渝地区方言 [an] 韵母的差异问题了: 成都话为 [an], 重庆话为 [aŋ]。然而, 如果说重庆话把 [an] 韵母都说成了 [aŋ], 也就意味着重庆话不分前鼻音 [an] 和后鼻音 [aŋ] 了。在四川一些地区确实存在前鼻音韵母 [an] 和后鼻音韵母 [aŋ] 混读的情况, 如荣县等地, “南”“仓”“上”等字的韵母

都读为 [an]^{[3]1379}。但是重庆话中明显能区别 [an] 和 [aŋ]，“川外”和“窗外”、“船上”和“床上”等都区别得很清楚，和荣县的情况不同。可见，认为成都话和重庆话 [an] 韵母发音的区别就是 [an] 和 [aŋ] 的区别，也不够准确。

(三) 主元音 [a] 的前后特征区别

成都话和重庆话 [an] 韵母发音的区别到底是什么？从听感上看，重庆话的 [an] 韵母明显靠后，而成都话的 [an] 明显靠前。既然不是前鼻音尾 [n] 和后鼻音尾鼻 [ŋ] 的区别，那么会不会是元音 [a] 的区别，即成都话是 [an]，重庆话是 [aŋ]？[a] 舌位比较靠前，[ɑ] 的舌位比较靠后。一般来讲，由于发音的协同作用，舌位靠前的 [a] 会配合前鼻音韵尾 [n]，构成 [an] 韵母；而舌位靠后的 [ɑ] 会配合后鼻音韵尾 [ŋ]，构成 [aŋ] 韵母。从这点来看，不大会可能出现后 [ɑ] 配前鼻音韵尾 [n] 构成韵母 [an] 的情况，前文的假设似乎说不通。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

为了验证这一假设，我们用 Praat 语音分析软件^[10]分别提取了成都话和重庆话的 [a] 韵母以及 [an] 韵母，根据朱晓农(2010)的元音舌位图作图法^{[11]267-269}，分别提取成都话和重庆话中/a/韵母以及/an/韵母中的主元音 a，根据其共振峰(F1, F2)频率值作图，并分别观察其在元音舌位图中的相对位置，重庆话中的/a/韵母以及/an/韵母中的主元音 a 的相对位置如图 1 所示^①，

① 重庆话的录音样本取自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2015 级研究生周亚欧的田野调查，发音人来自重庆市渝中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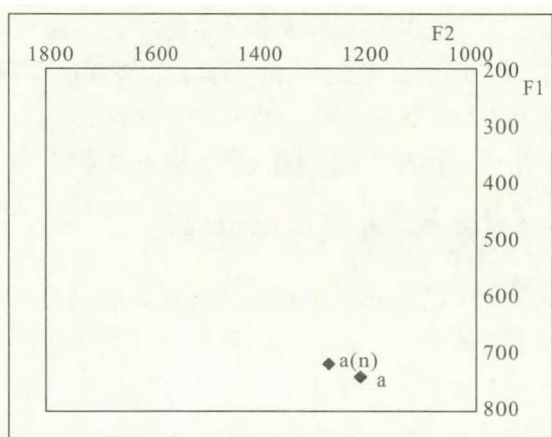


图1 重庆话/a/、/an/韵母中的a

成都话中的/a/韵母以及/an/韵母中的主元音a的相对位置如图2所示^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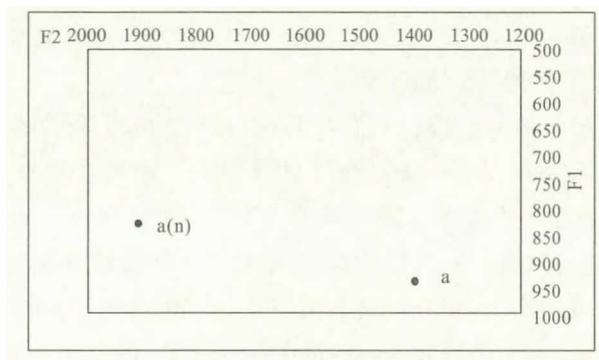


图2 成都话/a/、/an/韵母中的a

对比图1和图2可发现：在/an/韵母中，无论是成都话还是重庆话中的a均发生了高化，只是成都话高化程度稍大而已；而

^① 成都话的录音样本取自侯精一（1997，2002）所附的录音材料，发音人来自成都市区。

且，由于发音的协调作用，成都和重庆话中的 a 均发生了前化，但是成都话韵母 /an/ 中的主元音 a 的前化程度要远远大于重庆话中韵母 /an/ 中的 a。分别将重庆话和成都话采集到的元音数据放在同一张元音舌位图中，这一区别体现得更明显（图 3 中 a1、a(n)1 代表重庆话；a2、a(n)2 代表成都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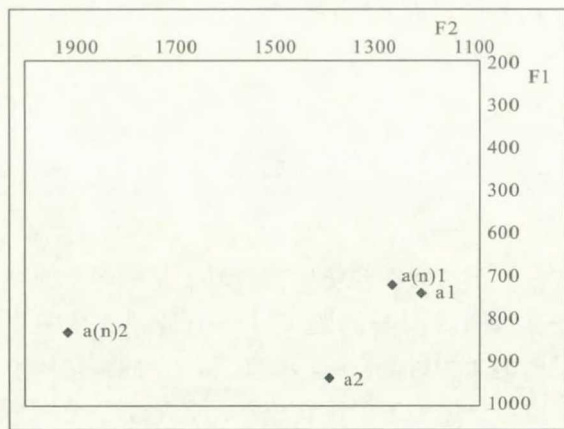


图 3 重庆话、和成都话 /an/ 韵母中 a 的相对位置比较

由此可见，成都话在发带有 /an/ 韵母的音节时，主元音 a 是一个相当靠前的 [a]，就听感而言甚至比北京话 /an/ 韵母中的 a 还要靠前。而重庆话在发带有 /an/ 韵母音节时，前面的 a 是一个相对靠后的后 [ɑ]，这也和北京话明显不同。这就说明，在重庆以及川东一些地区，有 [an] 这样不符合发音部位协同规律的组合。难怪在很多外地人耳中会把重庆话的 [an] 韵母误认为是后鼻音 [ɑŋ]。

同样，重庆人在模仿成都话 [aⁿ]（严式标音 [ɛⁿ]）时，由于距离重庆话音系的 [an] 音节太远，就会用自己音位系统中的另一个相近音 [e] 来代替。这就是重庆人模仿成都话说成“老板 [pe⁴²]，来三 [se⁴⁵] 个三两蛋 [te²¹³] 炒饭 [fe²¹³]”

的原因。为什么成都人听重庆人的模仿，会觉得他们非常不地道呢？因为成都话音系中既有 [aⁿ]，又有 [e]，区别明显。不用 [aⁿ]，而偏用 [e]，当然是错误的发音了。

因此，成都话和重庆话中/an/韵母的主要区别并不是主元音 a 的高化与否，也不是后面的韵尾是前鼻韵还是后鼻韵的问题，而是主元音 a 的舌位前后问题，成都话是 [aⁿ] / [eⁿ]，重庆话是 [an]，差别明显。

五、结语

本文讨论了重庆人在模仿成都话时出现的两个问题，一个是“成都”还是“侧都”的问题，另一个是“三个三两蛋炒饭”的问题。根据前文的讨论，我们认为第一个问题说明了重庆人在本地方言音位系统影响下，误将成都话鼻尾部分丢失等同于完全丢失，并在此基础上选择自己音系中最相近的单元音来对应。第二个问题则说明了成都话和重庆话的 [an] 韵母之间的主要区别实际上在于主元音舌位前后不同。

根据前文讨论，我们还可以看出成都话韵母的两个特点：第一，成都话鼻音尾的弱化或丢失多发生在/iɛn/和/en/韵母中；第二，成都话中前鼻音韵尾 [-n] 比后鼻音韵尾 [-ŋ] 更容易弱化甚至丢失。

参考文献：

- [1] 郝锡炯, 甄尚灵, 陈绍龄. 四川方言音系 [J]. 四川大学学报, 1960 (3).
- [2] 甄尚灵. 成都语音的初步研究 [J]. 四川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58 (1).

- [3] 杨时逢. 四川方言调查报告 [M]. 台北: “中央” 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84.
- [4] 翟时雨. 成都、重庆话在四川方言分区中的地位 [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 (2).
- [5] 周及徐. 从语音特征看四川重庆“湖广话”的来源——成渝方言与湖北官话代表点音系特点比较 [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3).
- [6] James Emil Flege. The production of “new” and “similar” phones in a foreign language: evidence for the effect of equivalence classification [J]. *Journal of Phonetics*, 1987 (15): 47 - 65.
- [7] 吴宗济, 林茂灿. 实验语言学概要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9.
- [8] 甄尚灵. 四川方言的鼻尾韵 [J]. 方言, 1983 (4).
- [9] 何婉, 饶冬梅. 四川成都话音系词汇调查研究 [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4.
- [10] Paul Boersma, David Weenink. Praat: doing phonetics by computer [Computer program]. Version 6. 0. 14, retrieved 11 Feb 2016 from <http://www.praat.org/>, 2016.
- [11] 朱晓农. 语音学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 [12] 侯精一主编, 崔荣昌编写. 成都话音档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7.
- [13] 侯精一 主编. 现代汉语方言概论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2.

/an/and /en/ in Chengdu Speech and Their Phonetic Correspondence in Chongqing Speech

Zhou Mi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Abstract: Both Chongqing speech and Chengdu speech have the

rhymes /an/ and /en/. However, Chongqing people think that these two rhymes in Chengdu speech are two monophthongs. Based on the previous studies, starting from these two rhymes, and by making use of the approaches from experimental phonetics, we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nasal codas in Chongqing and Chengdu speeches, and explain that the wrong phonetic correspondence between Chongqing speech and Chengdu speech are caused by their different phonetic features.

Key words: Chongqing speech; Chengdu speech; phonetic differences; phoneme correspondence